

王建荣

## 渔者

渔网密密  
编织出对生活的渴望  
马达隆隆  
响彻着对未来的执着  
起早贪黑出没风波里  
卖力劳心颠簸浪尖上  
你在风波里细数着日子  
你在浪尖上遥望着家乡  
你在春夏秋冬里把憧憬展望  
你在风雨霜雪里让夙愿流浪

喔,你就是我的兄弟  
你就是我的父老乡亲  
憨厚的笑容里装着鱼虾  
粗犷的号子里充盈着蟹螺  
你爱恋着这一片蔚蓝  
潮起潮落里欢度春秋  
你拥抱着这一片蔚蓝  
日出日沉里笑对岁月

时光变迁沧海桑田  
你依然穿行在天海之间  
在波涛汹涌里矗立  
把一个人字用力书写  
那是对妻儿的男儿担当  
在风平浪静里守望  
把一个家字用心修饰  
那是对天地的汉子气魄

喔,我的兄弟  
我的父老乡亲  
你的力量劈波斩浪  
你的辛劳丰船满舱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风浪憔悴了你的容颜  
潮气侵蚀了你的关节

喔,我的兄弟  
我的父老乡亲  
我在梦里念着乡村的名字  
我在笺上写着久违的诗行  
喔,我的兄弟  
我的父老乡亲  
你的音容在我的诗行里穿延  
如同海天之间那渔船点点

聂小晶

## 老伴儿

今天是王爷爷和肖奶奶的金婚纪念日,儿女们答应老两口都要回来,原本清冷的小院又变得生机勃勃。

天边刚泛起鱼肚白,肖奶奶就在厨房忙碌起来。“你起那么早做什么?”王爷爷循着动静,缓步走到客厅,疑惑地开口问道。“老话儿说,上车饺子下车面,我给孩子们煮点面条,接风洗尘。”即使是花甲之年,肖奶奶仍旧保持着对生活热烈的仪式感。王爷爷听了,也不再说什么,转身靠在躺椅上,打开了收音机,身子一晃一晃地,十分惬意。

面条过完一遍凉水,西红柿鸡蛋卤恰好出锅。“想是快回来了,得去门口迎迎。”肖奶奶在围裙上擦着手喃喃道。“爸、妈,我们带小囡因回来看你们啦!”肖奶奶刚走到小院,一股温暖又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快进屋,你爸早就盼着你们回来了!”肖奶奶眉眼弯弯,似是催促,又不忍心责备。王爷爷一手关掉收音机,一手撑着躺椅站起

来,把孙辈们揽在怀里。“回来了好,回来了好!”王爷爷从不说想念,可又怎么会不想念。

宴席上,一大家子围坐着,儿女们端着酒杯,孙辈们仰着被奶油抹花的小脸,用稚嫩的童声送着祝福。“好,好,孩子们快坐下,坐下吃饭!”王爷爷笑得合不拢嘴,肖奶奶也觉得幸福至极。

“爸、妈,这么好的日子,你们不说点什么呀?”儿女们在一旁哄笑着。王爷爷和肖奶奶转身对视,五十年的苍茫岁月已然在他们的脸上烙下印记。“老伴儿,哭什么,你一点都不老。”王爷爷轻声安慰着,温柔地拂去肖奶奶皱纹里的泪珠。“我不老,是因为我命好,我嫁给了你。”在琳琅满目的菜觞中,肖奶奶夹起一颗鲜嫩的油菜,放到王爷爷碗里。她始终记得,这是他的最爱。

整场宴席,老两口的手都紧紧牵在一起,像年轻时那样,不曾松开。儿女们很羡慕,一直打趣道他们感情好。可只

有王爷爷和肖奶奶心里明白,身边的这个人,才是自己一生的依靠。

聚首散去,儿女们踏上归途,继续为各自的小家奔忙。王爷爷已经沉沉睡去,肖奶奶却执意要送送孩子们。“妈,您早点回去休息吧,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我爸。”

肖奶奶站在小院门口,从前她都是送到很远的地方,直到看不见一点车的影子。而这一次,她只是站在原地不停挥手。她喜爱龙应台的《目送》,也明白“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的道理。

肖奶奶回到房间,轻轻坐到王爷爷身边,拿蒲扇扇着风,一摇一摇地。从前的每一个夏夜,都是如此。

“老伴儿,有你真好。”

“我也是。”

还是一样的微风和月光,像他们刚认识的那天晚上。



《形影不离》 黄辉 摄

刘可训

## 六尺兰花布

刚进腊月门,三姥姥收到儿子的来信,要领着新媳妇回家过年。三姥姥高兴得合不拢嘴,卖了家里所有的鸡蛋、鸭蛋和一窝兔子,用手绢把钱包好,揣在内口袋里,和我姥姥一起来到十多里外的供销社买布料,要做一件新棉袄光鲜地迎接新媳妇。

柜台上,几卷常见的清一色棉布中夹着一卷特别显眼的蓝底白花的布料——海蓝色的质地,不深不浅清新自然;素雅的白花,不大不小靓丽脱俗。二位姥姥都喜欢得爱不释手。

要当婆婆的三姥姥毫不犹豫扯了六尺,转头对我姥姥说:“嫂子,您也买呀。”姥姥沉默了良久,还是给姥爷扯了七尺深灰色的布料。

二位姥姥回到村子,夕阳已经下山了。从县城回来的大舅匆匆来家,“娘,俺姐给您买了一块花布,让您漂漂亮亮过个年。”大舅把用纸包裹着的花布递给姥姥,姥姥迫不及待地打开,天哪!和那块蓝底

白花的布料一模一样。姥姥把布料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炕头上的小长桌上,美美地睡觉了。

三姥姥和姥姥分开后,独自往家走,突然脚下一滑,跌倒在地,好久好久,她支撑着双臂,慢慢爬起来,一瘸一瘸回到家。屋子里灯光幽暗,一个人的日子冷冷清清。三姥姥喝了一碗热水,脚很疼,躺在冰凉的炕上,累饿交加,慢慢睡着了。

早上醒来找花布,没有!里里外外找,还是没有!心急火燎地去昨晚跌倒的地方找,没有!泪,禁不住哗哗地流。

姥爷姥姥正在炕上吃早饭,三姥姥一瘸一拐进来,“哇”一声哭了。姥姥扶她坐下,她抹了抹眼泪,正要开口说话,突然看到炕桌上的花布。先愣了一下,指着花布欲言又止,跺了跺脚,气冲冲地甩门而去。

姥姥不放心三姥姥,傍晚去她家看看。三姥姥躺在炕上,见姥姥来了,气不打一处来,嘴巴倔得能挂住油瓶,头扭向一边,眉头紧锁。姥姥越发纳闷:“到底出

什么事情了?你快点说啊。”三姥姥斜眼看着姥姥,“哼,什么事!你心知肚明!”“你直说!别拐弯抹角。”姥姥有些不耐烦。

三姥姥把丢布的事娓娓道来,姥姥耐心地解释,她还是半信半疑。姥姥回家把自己的花布拿来,说:“新媳妇要来,棉袄你先做着。”还端来了饭菜,三姥姥结结实实吃了一顿饱饭,腆着的苦瓜脸终于舒展开来。

连续几天,家人都到三姥姥摔跤的地方找过布料,结果大失所望。

一天下午,一位老师领着几个学生来到大队部,还拿来一卷用纸包裹着的布料,纸已经破烂不堪,布料有一层尘土。学生叙述了捡到布料的地点和经过,这就是三姥姥丢的布。看到失而复得的布料,三姥姥喜极而泣,抱着布料,一瘸一拐去我姥姥家了。

过年时,两位姥姥穿上了漂亮的花棉袄,全家人一起说说笑笑好不热闹。